

簿記員的妻子

美國新興短篇小說集之一



凱賽爾女士等著 虛谷，念遠譯

簿記員的妻子

凱賽爾女士等著

盧谷，念遠譯

上 海

昭 曙 社 出 版

1930

王 的 妻

北地曾經在極初期的時候，社會的和市民的美德同是非常的淳樸而鮮少。當家務的重累日趨煩重，家庭的景象成形爲時常厭惡着無聊的淒寂時，從南方到北地去的冒險家常出若干說定的身價，買得些土老婆作他們自己的妻子。這對於那些女人們，真是嘗到了天堂幸福的初味；因爲，老實的說，那些白人冒險家作她們的男子，對她們的愛護和待遇，比她們的印第安男子寔在是好

得多了，當然那些白人自己，也是同印第安人一樣地滿意於這宗交易。印第安土人能賣去了姊妹和女兒以換得棉氈和舊式的來福鎗；能賣去了溫暖的毛皮以換得薄弱的印花布和劣等威士忌酒，他們竟甘心而很快地死於那些與高等文化的幸福相依而至的短期肺癆和其他的急症裏。

這就是在那渾噩淳樸的時候，卡●格勃搖斯旅行過北地，病倒在羅厄河畔。羅厄河是那聖十字架地的善良姊妹一生常到的休息地。她們給他以看護和藥液；可是她們一點也沒有夢想到她們柔膩的纖手的撫觸和溫柔的服侍竟將熱性的藥液灌入了他的血管裏。卡●格勃搖斯於是一到沒有看見那行善的女郎馬丁蕾麗時，就滿懷着許多奇怪的幻想，在嚶求着人家的注意。然而他一無暗示，只耐心地期待着。他的身體隨着春天的來到而暫變強固了。當太陽在天空中跑着金圈兒，生命的震蕩與歡析充滿着大地的時候，他就鼓勇着

還在軟弱的身體，離開那兒去了。

那行善的女郎馬丁蕾麗現在是一個孤兒。她的白人父親曾失事於追獵一隻禿頭大熊，登時就被牠咬死。於是她的印第安母親沒有了男子爲她去充寔冬藏，雖曾經冒險地嘗試過等待着，直到那鮭魚竟跌到五十磅換一磅麥粉，二十五磅換一磅醃豬肉的時候。自此以後那嬰孩勾克拉就叫着另外的名字，隨着那善良的姊妹過活。

然而馬丁蕾麗也還有其他的親族。最親近的是她那荒淫無度的叔叔。他常濫飲着過量的白人的威士忌酒以殘害着自己生命上最重要的器官。他日日努力幻想去和神道同遊；他的兩腳也意外快地日走近墳墓裏。清醒的時候他又常感到劇烈的痛苦。他已沒有良知了。他恰合其時地把自己介紹給那古代的漂泊者卡●格勃拙斯，在他們隨後的談話裏消費了許多言語和多量的烟草。他們並訂了些契約；到末了那不信宗教的老頭兒就携

了幾磅乾鮭，乘着他的樺皮小艇向那聖十字架的傳教地划去了。

他訂了些什麼契約，說了些什麼謊語是沒有使世人知道的，因為那些姊妹從未曾閒談過；可是他轉來的時候，在他淺黑的胸膛上已有了一個銅製的十字架，在他的小舟裏有了他的姪女馬丁蕾麗。那晚上就有一個莊嚴的婚禮和送禮宴；所以隨後的兩天這村裡全沒有捕魚的事情。但馬丁蕾麗在次日早晨就穿着鹿皮鞋，揚着羅厄河上的塵土，同着她的丈夫坐在一划掉小舟裏，去到那在烏卜河上叫作羅厄鄉的地方居住了。以後的年頭她常是一個賢良的妻子，為她的丈夫烹調食物，和他共同艱苦。她使他學習着探尋直捷，直至他能救護着他的砂金，工作也很強幹了。到末了他竟掘得了好礦，在圓城中築起了一棟茅舍；他如此的幸福故凡來他家庭拜訪的人看了都要心中不安，對他非常地艷羨。

但那時北地的文化漸漸地成熟了，社交上種種愉快的舉動和禮儀也漸漸地出現了。南地已遣出了許多的居民，可是現在牠又發出一大批新的移民——這一次的都是些女子。她們不是任何人的姊妹和妻子；可是她們能在男人們的腦子裏留下了許多新的意象，增高風習中事物的品質的高貴，特別是她們的風習中一切事物的品質的高貴。那些女子們再也不集團跳舞，在那有趣的老式的對舞時闐然地湧入中央或跳着歡樂的“丹·達克”舞以作樂了。她們又回復到了她們本來的禁慾主義，一無尤怨的順守着她們那些白人姊妹的茅舍裏的規矩。

從那豐饒的南地隨後又去了另外的一批移民，住遍了那些山地。這一次的都是些婦人家，她們在那些地方很有勢力。她們的言語就是法律，她們的法律就是鋼鐵。她們常惡狠狠地看着印第安的婦女，而印第安的婦女却很謙和而卑屈地走

着。有一些卑怯之徒就以他們昔日和那些土女人所訂的誓約爲可恥，憎惡着她們的黑皮兒女了；可是也有些別的男子依然對他們起初的誓約忠實，並以此自驕。當離棄土老婆成爲了一種流行的風尚時，卡·格勃擂斯仍保持着他的人格而不隨惡俗，因此他痛感到那些後來的，只知管理這土地的女人們的壓迫。

有一天那遠位於圓城之上的羅厄鄉被宣稱爲富有的地方。狗子隊把這消息帶到了鹹海；金色的大商船滿載着誘惑物橫渡過北太平洋；五金絲與錨鏈鳴響着產地的消息；于是世界上初聽到了克倫帶克和育空鄉的名字。

卡·格勃擂斯很安適地過活了許多年。他對馬丁蕾麗是一個很好的丈夫，而馬丁蕾麗也常使他幸福。然而他總不滿意；他常對着他自己的種族和曾經摒棄了的生活作漠然的戀慕之想——這是人們有時感到突如其來的，想一嘗最良生活的

滋味的普通一般慾望。此外還有那隨逐着河流而下的關於那奇異的厄爾頓的謠傳，那出木材與紅葡萄酒的城市的眩人的敘述，和那些闖入鄉村而四處紛攘的芝拉夸刺人的滑稽的談話。圓城是死了。世界已向上河移動；變成了一個新鮮而最希奇的世界了。

當此事情急迫的時候，卡·格勃雷斯心中漸漸地不自在起來，切望去親眼一看。所以他經過證驗之後用公司裏老大的天平盤秤出了兩百磅砂金，取得一張數目相同的陶遜城的滙票。於是把他的礦地都交給托·迭克生管理，他吻別了馬丁·蕾麗，答應她在雪花飛降之前能夠回家，然後乘着駛行上河的汽船而去。

馬丁·蕾麗守望着——守望着直經過了三個月所有的長日。她餵養狗子，費了許多時間去養育小卡·格勃雷斯，守望着那短短的夏季消失去了，太陽又在開始向南方長期的旅行了。她常用着那

聖十字架地的姊妹的樣式禱告着。冬天到了，在育空河上雪花已經飛降了，許多圓城的王都回他們的礦地來作冬天的工作了，可是沒有卡•格勃播斯。然而托•迭克生是接到了一封信，教他的人用孺運送着乾松以供給她冬季的需用。公司裏是接到了一封信，教它的狗子隊運上等的糧食去充實她的冬藏，並且人家告訴她說她的供給是無限的。

自古以來的男子常已認為是使女人們不幸的首禍者；然而當時他們一點也不肯說出反要切齒地詬罵他們中間那已遠離的人，至於女人們實在是不能賽過他們這般鬼蜮的伎倆。所以不久，馬丁蕾麗就聽到了關於卡•格勃播斯的行爲的奇怪的故事；又聽到一個跳舞者，她戲弄着男子們好像小孩子戲弄着泡沫一般的故事。馬丁蕾麗是一個印第安的婦人，加之她又沒有女友可以去和她作智慧的商榷。她禱告一禱告又算一算主意

，並且爲的要馬上去決定和實行，她當晚就裝駕着狗子，將小卡•格勃擱斯緊緊地捆在雪車上偷逃了。

從育空河中仍然是可以自由行走。旋冰是正在增漲，每日只見那河流，降落去成一線軟泥似的雪地。除掉那同樣地作過的人以外，是沒有人能夠知道她在那粗糙的冰面上旅行過一百哩時所忍受的痛苦的，也沒有人能夠懂得破開二百哩遠的團結的冰塊——在河冰凍結之後留在上面以免其溶解的冰塊——前進時的勞苦與艱辛的。但馬丁蕾麗是一個印第安的婦人，所以她耐得這些艱苦，而於一個晚上，在馬萊慕特•基德的門外，竟來了一種敲門的聲音。於是他把一隊餓得要死狗子餵飽，把一個強壯的小孩子安放去睡，然後來招待那一個疲敝了的婦人。他一面聽着她說她傷心的故事一面爲她脫去了被冰裹的鹿皮鞋，用他的小刀刺入她的腳裏，看牠們已經凍僵了

到什麼程度。

馬萊慕特•基德雖有一種可怕的男性，然而他又有一種溫和而柔順的本質，能贏得那獐獐犬的信任，引得那最冷心人的悔悟。他並不曾希求過如此的。人們的心懷自然地向他開放得像向日的花兒，就是那神甫盧波也人人知道常向他認罪。北地的男女們常到他家來叩門求息——他屋門上拔門的繩條是常向外垂着的。對馬丁蕾麗他當然也不能錯待，有所例外。她知道他是在那最初享有着父族入種的命運的時候；照她那半開化的心理看起來，好像他集有那一切老成人的智慧，在他的知覺和未來之間不能有什麼隔蔽似的。

那時候在那地方有許多謬誤的觀念。陶遜城的社會底非難是非同往昔了，那北地速期的成熟自免不了許多的錯誤。馬萊慕特•基德已注意到了這事，並且已很真確地洞悉了卡•格勃搖斯其人。他知道粗率的言語是萬惡的父親；此外，它

又常留心教人以懲罰加人以羞辱。所以在次晚拉吉·賈克·哈靈吞帶着他的壞娥琳和那年青的鑛山技師史坦利王子，同彼請去商議。在同晚柏特爾斯——他曾經受過馬萊慕特·基德的厚惠的——就裝駕着卡·格勃搥斯的狗子，把少卡·格勃搥斯網在雪車上，在黑暗中溜向司徒瓦德河而去了。

II

“這樣；——二—三—，——二—三。倒一退！不，不！再來過，賈克。看——這樣。”王子訓練着那些動作好像他曾經教導過那成組的圓舞的教師一樣。

“現在；——二—三，——二—三。倒退！唔！好一點。再試一次。我說，你知道，你必得要莫望着你的腳。——二—三，——二—三。短步！你這次不向前傾倚了。再試過。得！是這樣。——二—三，——二—三。”

王子同馬丁蕾麗圓轉地跳着一種不停息的旋轉舞。桌子和凳兒都已推開靠近在牆壁下以增加這房子的空地。馬萊慕特•基德的頸部和膝兒都屈作了一團地坐在那寢榻上，看得非常高興。賈克•哈靈吞坐在他的身旁，擦叫着他的環珞琳，隨着那些跳舞者的腳拍彈奏着。

這三人與這婦人的企圖是一種很單純的情形。他們辦理這事，最動情的也許不過是認真辦理罷了。從沒有過競技家爲着將來的競爭，也沒有過獵犬爲着駕車兒曾經比她更剛強地習練過。但是他們有着良好的體質，至於馬丁蕾麗呢，她和大多數同種族的婦人不同，在兒童的時候就避免了担重担和捕獵的勞苦。此外，她又是一個洽好的身材，蒲柳的弱質，有一種很優雅的儀容止蘊，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實現。現在這些人想要引出，使表現着適當的形態的就是這種很優雅的儀容舉止。

“真累人，她充充學着跳錯了，”王子把他那喘息的學生放下在桌子邊之後對着那寢榻說。“她起立是很靈速的；然而她若從沒有學着跳過一步時我反能教得好些。但是說，基德，我不能夠懂得這到底是何解。”王子仿效着一種肩膀和頭部的特別動作——一種馬丁蕾麗因旅途勞頓而致的弱點。

“幸喜她能擅長慈善事業”馬萊慕特•基德回答說。“綑包這件事，你知道，——那頂圈套。別的印第安婦人打得不好，她在結婚之前是沒有打過一個綑包的，然而後來一打就會。她同她的丈夫處曆過許多的逆境。他們饑餓着同走過那福的米爾。”

“但是這樣我們能夠跳得好嗎？”

“那可不知道。也許她同着她的教師作長途的散步會使她容易學會。無論如何總會要把這種弱點除去一些，不會嗎，馬丁蕾麗？”

馬丁蕾麗首肯着。假設馬萊慕特基德，他是能知道一切事物的，這樣地說，那末何解是如此呢。那就是關於這事所有的一切了。

她又來到他們的面前，渴望着再試一次。哈靈吞打量着她身才的強弱之點活像是一個看馬者的神氣。這並不是失望，因為他忽然很高興的問道，“你那個下流的叔叔到底是得着了什麼呢？”

“一枝來福槍，一床絨毯和二十瓶威士忌酒。來福槍還是破的哩”她說這最後的一句時用着一種很不肖的神氣，甚至痛恨着她的處女值被估價得如何的卑賤了。

她說得一口好英語，常帶着許多她丈夫所獨有的腔調，但是仍顯然夾有着印第安的音節，一種在奇異的喉音中肯求得來的口傳的音節。就是她的教師都曾經想改正它，可是一點也沒有効力。

第二次停止的時候，王子發現了一個新的困難。

“我說，基德，”他說，“我們是錯了。充充錯了。她不能穿着鹿皮鞋學跳舞呢。使她穿着拖鞋再到這塗蠟的地板上來跳——呸！”

馬丁蕾麗舉起她的腳兒，驚訝地注視着她那雙不成形的家用鹿皮鞋。以前的幾個冬天，在圓城和福迪邁蘭，她曾穿着這同樣的皮鞋跳舞過許多的夜晚，在那時却一點也沒有什麼。但是現在